

黑土礼赞
大荒气派

□陈晓媛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晁楣艺术文献展》于7月12日至7月24日在黑龙江省文联臻艺艺术馆展出。本次艺术文献展展出了晁楣先生版画作品、中国画作品、书法作品等共50件,以半个世纪的创作时间跨越,生动回望画家扎根黑土、潜心创作,以刻刀和画笔礼赞龙江大地的壮美与时代奋进的足音。此外,展览还展出和陈列了晁楣的木刻原版与刻刀等实物、速写本及个人日记等文献史料,从而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晁楣系列作品中厚重的温度和深情的坚守,同时也折射出北大荒版画学派和中国当代版画的发展历程。

在线艺术



《地久天长》 丝网版画 60×120cm 2006年

1931年晁楣先生出生于山东菏泽一个书香之家,这一年也恰巧是中国新兴版画开始的时间,也许冥冥之中就注定了他和版画的不解之缘。作为一名文工团干部,1952年晁楣先生随所在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从重庆一路北上,来到黑龙江,参与创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58年又义不容辞地投身于十万东北拓荒大军之中。后来虽然晁楣先生返回省城,但他的创作之根一直深系于广袤的黑土,并不断从中汲取营养,在版画创作中不断追求新的宽度与广度。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70年间,晁楣先生由风华正茂的青年变为耄耋老人,他早已同北大荒、黑土地建立起难以割舍的血脉亲缘,并把青春、汗水、激情都奉献于此。他的版画风格几经嬗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对黑土地深深的讴歌与热爱,他的版画作品印刻着挥之不去的黑土情结与大荒气派。晁楣先生的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记录时代特征与时代精神,注入了自身的独立思考与人文情怀,为套色版画的现代转型做出了非凡贡献,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执着的艺术信仰成为北大荒版画的领军人物。

《第一道脚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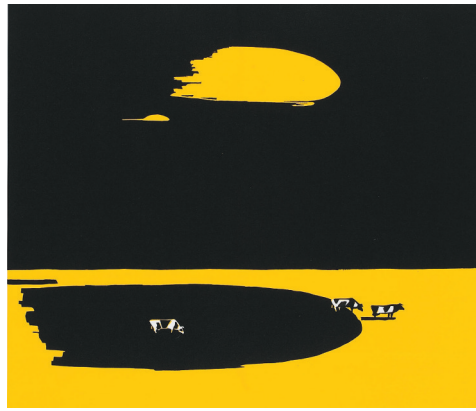
《第一道脚印》被视为北大荒版画的扛鼎之作,如同画面偌大的雪原上,垦荒者坚实的脚步踏出了一条路,晁楣先生也探索出一条独有的艺术创作之路。《第一道脚印》采用了这一时期作品惯用的深远构图:1/3的天空、2/3的雪原,是对于北大荒广袤地域的真实再现。点点行行的脚印从左下角延伸至画面正中心位置,形成具有动感的斜线,与天空中、地面上相对平直的线条,树木与小枝条的竖线相协调,平衡纵深,加强画面结构,赋予画面空间感。画面以冷色为主,表现出了自然环境的残酷、开发建设初期条件的艰苦;勘测旗和探查队员点烟火光的点点亮色,是沉寂荒野中的希望之光、是不灭的理想追求。面对这幅作品时,我们如同面对着未经语言表达出来的垦荒场面,思绪万千更生动地想象着

垦荒历史。这幅作品既有强烈的叙事性,又饱含抒情意味,闪闪的火光和串串脚印都是艰苦奋斗、勇于拼搏“拓荒精神”的生动体现。尺寸之间自有气象万千,刀笔微茫如同剑胆琴心,晁楣先生用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出了对黑土地上劳动群体的礼赞,粗放的刀法,浓郁的色彩,宏阔的构图,体现出了英雄主义情怀和巍峨大荒气派。

《北方九月》

《北方九月》具有油画般的厚重与浓烈,将套色油印版画推向新的层面。色彩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晁楣先生充分发挥主观色彩的感染力和冲击力,以通篇的红色营造出跌宕起伏、排山倒海的宏大场面,既有对一望无际高粱地的真实概括,又是对热火朝天劳动场面的渲染,更多的是表现垦荒成果的丰硕喜人。明亮的黄色、黑白的对比,疏解了火红所带来的闷热感,使画面整体和谐、明快、层次分明,表现出一派喜悦祥和、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画面采用了较高的视角,为避免水平式构图产生的平板单调,晁楣先生增加了景深的营造,将红高粱分为前景、中景和远景的三组加以表现,前景中的高粱又进行了艺术加工和提纯处理,分为三组着重刻画,增加了整体感和层次感。最前方的几丛高粱挺立向上,像座座丰碑,抒发了作者对黑土地、对劳动者、对生命的歌颂和赞美。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意境的创造。晁楣先生幼时读诗识字,研习书画,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版画作品既有客观升华的“境”,又有主观抒发的“情”,是主客观相熔铸的产物,是情与景、意与境的完美的融合与统一。新时期之后,晁楣先生的版画创作在题材上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意境上有了更深层的拓展,“诗意之境”是此时画家胸中之景的独特写照。具体的人物逐渐淡出画面,黑土物象更加概括精炼,它们扣动着人们的心弦,让



《云与影》套色木刻 57×67cm 1986年

观者去聆听、观察、思考,从自然的生命中获得审美的共感。这些物象不仅体现了造化之道,更是与心相印,尽显心源灵性,创构出了新的生命境界。

《云与影》

《云与影》画面极为简单:云、影、牛三个物象;黑、白、黄三种色彩;悠然自得的三头牛。画面里的色彩不是物象客观的固有色,而是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色彩观。“天玄而地黄”,黑色是宇宙的深邃与凝重;黄色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颜色,居五行之中,我们自称为炎黄子孙,黄色是我们的皮肤,是我们的土地,代表着温暖、辉煌、丰收和希望。黑黄对应,又带有阴阳互补的哲理意味。“牛”的含义更为丰富:“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牛是无私奉献、默默耕耘的象征。晁楣先生对自然物象实现了独特的心灵感悟和表达方式,物我交融,使之超越了物态意义,升华到了精神层面。小丝小缕维系大善大美,他刀笔之下的天地万物,经历了主体的审美选择,使象与心相互契合,物象通过心灵的体验与情义的融合成为了心象,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和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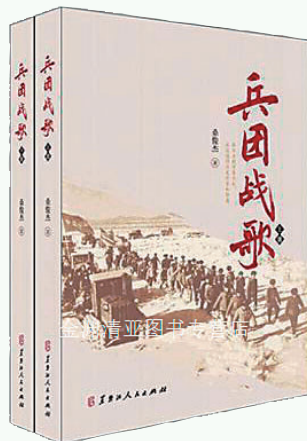
《地久天长》

晁楣先生75岁时完成了一件大幅版画作品《地久天长》。“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宇宙茫茫浩瀚无穷无尽,大地生生不息永续轮回,黄色与黑色又一次交映成趣,奏响着中华民族昂扬奋进的价值理想、精神追求与人文关怀,那皎皎圆月是对芸芸众生的美好祈愿,那翱翔的群鹤是深藏于心的黑土礼赞,那巍峨的长城是民族不屈的脊梁。《地久天长》是晁楣先生版画艺术的封刀之作,为其近60年的版画创作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叹号,更是画家终其一生所展现的大荒气派。

评桑俊杰长篇小说《兵团战歌》

在真实与虚构间重回『现场』

□潘洋



谋打压、北大荒艰苦的生活条件等恶劣的处境,却不得不感慨人物鲜活而顽强的生命力。大部分角色都怀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高涨情绪面对一切抉择,偶尔存在一些“坏”分子,最终也在正派青年的引领与感化下逐渐被动摇与分化。

在对正派青年的塑造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英雄叙事模式,他们在人群中熠熠生辉,凭借个人出色的能力带领着广大人民群众一次次攻坚克难、矢志不渝地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他们如同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虽不能享受倚剑走天涯的自由,但能在打抱不平 and 坚持公平与正义的过程中,感受嫉恶如仇、惩恶扬善的快感。他们之所以在家中默默无闻,下乡以后却突然大放异彩,或许是青年们的背井离乡带来了全新的“无父”环境,为其恣意成长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又或许是作者强调人性的写作理念为人物的成长扫清了无法辩驳的顽固性障碍。同时,为避免单线条人物成长轨迹的过于单薄,作者还特意设置了清晰的正反角色对立,诸如朱桂杰、于福林、冯孝礼等角色。他们的存在,不仅展现了情节的丰富性、人性与价值观的角逐,还使其和贾红梅、韩山河、刘志军等“正面”角色们承担起了同一段历史,为故事的可读性与复杂性留下了注脚。体力的消耗相对于精神的禁锢痛苦程度低,于是作者怀着一颗淳朴之心将那段时光中的美好片段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摆脱了现实的围困后,作者采用了更为自由的写作姿态。

可以看到,作者笔下的韩山河与刘志军们的成长被给予了足够的试错成本与成长空间。刘志军和韩山河俩人属于

一文一武的两个角色类型,一个精明成熟,一个体魄强健。他们的不啻与独特性或许是作者分割后的自我,分别成为了作者理智和情感的代言人。他们的倔强与大胆是不被集体所接受的,于是他们总是遭遇一系列的麻烦。但是在贾红梅、营长宋振武、指导员杜宇的影响下,二人也终于收敛自我,顺从自我,逐渐确立起一个“完美”的超我形象。这种自我的转变是个人与集体实现联通的重要路径,也是个人从个体生存寻求异质共存的集体生活的路径。而这或许才是个人进入历史,与历史对话的一种方法。以刘志军、韩山河为代表的知青们是历史的亲历者,小说结尾处他们的故地重游,除了回味过去,推进故事时间,也是从历史记忆直抵现实的过程。作者没有尝试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重构秩序,没有将故事设置为一次对集体的反叛与反抗。而是选择尊重历史,用人生经验积蓄力量,借较为圆满的故事结局抚平过去的伤痕。传统的离开又归来模式拉开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露出了时间的纵向脉络,足以在想象中露出更多解读历史的方向,也令历史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被想象。

这次对历史的回忆,是作者人生旅途的回顾,也是一次成长的记忆,更是一个人在断续中寻找着与历史连接的可能性。时代并不能压垮个人意志,当初不能,现在也不能,反而是作者借助这次对历史的想象为历史性创伤提供以最好的治疗方案。与此同时,一个作家还应考量其书写如何成为经典,非虚构的虚构作品如何多层次、多样化地被讲述,才有超越时代的可能性。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7-27妙赏频道

乡村半日闲

□宋志义

到七月中旬,该扬的肥扬了,该除的草除了,该播洒的汗水流过了,终于农事轻闲,只等着种粒灌浆,果实成熟。种田人的脸上有了一种意得志满的安然,话语的底气也笃定充盈。

久居城里的我们这时节下乡去真是最明智的选择,现在在最繁茂的乡村景象,有最丰富新鲜的食物,有最盛情的欢迎和接待,等于是享受了一次超豪华的乡村旅游。

后兴屯的变化是新铺了两条水泥街道,路边栽植了绿化灌木,品种是兴安英迷,花期已过,现在结满了绿色的果子,在等着炎炎烈日把它炙烤成红色。

已经多年没有人再建新房,但那些老砖房还够安稳,庭院的变化是经历了厕所革命,每座红砖房后都立起了一座白色的钢瓦结构的厕所,让乡村整洁了不少。

菜园里也不乏色彩,茄子紫柿子红的。小青菜过了时,茼蒿开出金盏菊一样的黄花,苦苣则开出妖妍的蓝花。这份热闹也延伸到园外去,打碗花吹起了粉红的小喇叭,摩萝藤上缀满细密的小绒花,散发着浓郁香气。

村庄外广阔的稻田更有气势,风力发电的大风车像白桅杆挺立在绿色的海上。我总是喜欢在广大的事物外探寻微小的事物,在别人瞭望时,俯身眼下,拍下水田角落里未除净的一株慈姑,它一定是瑟缩了很久,现在终于托举起一束白色花朵,继续生的使命和历程。稻田埂上,一丛拂子茅遗世孑立,看它弯下身子,知道有风吹过这里。

我的妻子,在那棵高大的大白杨树树下坐了很久,流着眼泪。那里曾经是她家的小院,现在是稻田。